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子罕篇」第五章。

【子畏於匡。曰。文王既沒。文不在茲乎。天之將喪斯文也。後死者。不得與於斯文也。天之未喪斯文也。匡人其如予何。】

「《論語》一書，若按一本注解學，便是一偏之見，你們若不用心學，就會空過。講佛經固然不容易，而儒經也是聖人之言，也是經，也不容易講。儒、佛都證道，談的性，沒有兩個性，只是認識深淺不一而已。聖人懂，到了門徒多是一偏之見，所以說的會有錯誤。學《論語》幫助你們，但吾覺得所幫助的太小了。如今政府提倡《論語》，雖然有人講，至於講的好壞對不對，聽的人也聽不懂。《論語》這部書有三百餘家注解，太淵博了。《論語》一書也說文理，也說道理。講道理的自古就很少，講文理的也有對不對的差別。」這一段雪廬老人給我們講《論語》有說道理，也有說文理。

「自宋儒改經，《大學》一般主解多是講三綱」，宋朝大儒改經文，在《大學》這一章書一般主要解釋都是講三綱，「吾主二綱，都是胡言不對」。「《大學》都是經，宋儒所謂十傳，並不是有十傳。說前一章為經，後面為傳，這也不對，《大學》都是經。」四書裡面的《大學》都是經典。「《大學》章句若依十三經的注疏本，就可以知道。講《大學》不懂道不行，如今講《論語》，幫助同學的道，但是只講道也會偏，聖人說：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離文理也沒有道，所以必須為你們講文理，要注重文理」，就是文字裡面的道理。「你們若不用心，吾也用不上力，大儒還不認識字，

何況是你們！朱子雖然注解錯的多，吾也不能與他相比。」雪廬老人講朱子（宋朝大儒）雖然注解《論語》錯誤的地方很多，雪廬老人說他也不能跟朱子來相比，這也是謙虛話。

『子畏於匡』，「子畏於匡，孔子在陳絕糧，在宋國的樹下講道演禮，桓魋派人把樹砍去。這一章與在宋或許是一樁事，但是吾不敢改，也不敢說必然是如此。」

「孔子周遊列國，到了匡，匡在哪裡？考據紛紜，我們可以不必問。魯有陽貨（陽虎）要見孔子，孔子不見，送孔子禮物」，孔子要回禮，打探陽虎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，「在路途上遇到陽虎」。「陽虎不是好人，曾經坐著由孔子的弟子顏剋駕御的車，陽虎又貌似孔子」，長得很像孔子，「陽虎與匡地的人民結下怨仇，人民記恨陽虎」。「若干年後，孔子路過匡，御車就是當年」，駕御馬車的就是當年「為陽虎駕御的顏剋」，現在講，這個司機也是顏剋。匡人看錯了，以為是陽虎來了，「聽說是陽虎來了」，要到匡這個地方來了，「便團團圍住」。「孔子曾微服過宋，有注解說，孔子為什麼能能夠離開宋國？有神話相傳」，這個好像神話一樣，換個衣服他就走了。「這姑且不論」，這個暫時不談，「過宋那件事與這一章相似」，就是孔子離開宋國這件事情跟這一章書講的很相似。

「畏」，畏懼的畏，這個字，「朱子注為戒懼」。宋朝朱子他注解畏就是戒懼，戒慎恐懼，戒懼。「《群經平議》引《荀子賦篇》：孔子拘匡，拘留，就是走不了的意思。所以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云：匡人於是遂止孔子，拘焉五日。孔子畏於匡，被拘留在匡。

《禮記·檀弓篇》云：死而不弔者三，畏、厭、溺。鄭注就是以孔子畏於匡做為證明，畏是拘囚的意思。」被人家拘禁、囚禁起來的意思。

「自講《論語》以來，看見古代大儒讀錯字、認錯字的很多，他們這些大儒著書立說，尚且如此。」注了很多書，尚且認錯字、看錯字。「你們文理不行，少著作，若幫助證道可以。你們必須求證道。孔子是證道的人，尚且述而不作，未證道者所注的經，都是見思惑說的話。漢儒雖不懂微言大義，但是注的不錯，漢儒不像宋儒講微言大義，其實程朱也是不懂微言大義。」

「《集解》包咸曰：匡人誤圍夫子。誤圍就是拘留。被圍困的時候，也沒有飯吃，有性命的危險。孔聖人平時沒有做壞事，卻在陳絕糧、畏於匡、兒子、顏子」，他的學生，都比他先死」，比他早死，兒子、學生都比他早死，「孔子尚且如此」。他是聖人，他沒有做壞事，他還是要遭遇到這些災難。「我們諸惡皆作，眾善不行，戒守不好，具有無始的惑很多，念幾句佛遭到困難，就以為佛不靈。」回過頭來看看我們自己，我們跟孔聖人怎麼相比？孔聖人他都會遭難了，他是沒有做壞事的，做好事的聖人都這樣了。那我們都在造惡業，善事都不做，戒也守不好，無始劫的惑業很多，念幾句佛號遭遇到困難，我們就會以為佛不靈了。「再看調達以醉象害佛，以石傷佛足，出外講經，受七日金槍馬麥的苦，佛尚且如此，何況我們？」連佛都要遭難，那何況我們呢？「不能因為遭遇少波折」，遭遇到一點波折，「就不能抗拒困難，而不能成功，所謂不遭魔難，不成佛道」。要成佛道，也必須遭遇魔難來歷練，才能成佛道。「孔子在陳被圍，子路說：君子亦有窮乎！孔子為了安慰其餘學生，孔子說：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現今的小人，不到窮就濫了，有錢富有以後也濫。」富有都濫，不要說窮了。

『曰：文王既沒』，「曰，文王既沒，文王已死若干年了，為什麼稱文王？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文王的學問道德好，文王輕易不用百姓，蓋靈台時，百姓都樂意幫忙，沒幾天就建成

了。埋死人的骨骸，開始於文王。」文王對枯骨（沒有人埋葬的骨骸）他都很有愛心幫他埋了，是從文王開始的。

『文不在茲乎！』「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，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。文王有道統，使國泰民安，大家都得好處，這才是仁道。文王沒後，他的政策陳布在方策，那文王以後，誰來承繼？孔子刪訂六經，每次出去旅行都帶著，所以孔子說：文不在茲乎！文武之道統，都在我身上。」

『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，不得與於斯文也。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』「再講天命，孔子說：天之將喪斯文也，若天不要這些道統。後死者，不得與於斯文也。文王早死，後死者指孔子自己，因為別人沒有擔任這些事，孔子自己加上這些責任，擔任文化的傳承。孔子說，這些文化都在我身上，文王雖沒了，文化卻都還在，若天將喪亡這些文化，那這些文化就不會在我身上，我也見不到。文化既然是留在我身上，證明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天沒想不要文化，天命想要留著這些文化。匡人其如予何，匡人比天命還能嗎？匡人能把我怎樣？」

「你們若真心求道，雖達不到孔子的程度，也要努力好自為之。孔子就希望你們都與他一樣。所以顏子死時」，顏回死的時候，「孔子比喪子更傷心」。「孟子說：五百年必有王者，其實已經很渺茫了。」

「你們必得認真學，少看現代的著作，有困難不能退轉。不遭磨難不能成功，佛、孔子尚且遭難，何況我們？遭磨難，這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。」我們要去承受這個磨難，才能接天降的大任。

好，今天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